



期刊·观察

“阅读周”里的“阅读力”与“阅读学”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人间四月天，正是读书时。4月底的第31个“世界读书日”、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以及首个法定“全民阅读活动周”，共同发出了营造“书香社会”的最强音。

“在全民阅读工作推动下，我国成年国民的综合阅读率不断攀升，阅读人口显著增加，城乡阅读差距进一步缩小。”国家新闻出版署在《求是网》发布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从2014年的78.6%上升至2024年的82.1%。”今年2月1日正式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标志着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正式迈入法治保障新阶段。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新语境和新挑战。《人民日报》在题为“复健我们的阅读能力”的评论中写道：当所有信息都被拆成了几秒钟的视频片段，我们的“文化体力”在指尖滑动中逐渐消磨，理解长文本、进行深度思考的能力遭遇退化风险。“复健阅读能力，从来不是否定新媒介、排斥新技术，而是要珍视人类长久以来传承文化、滋养精神的有效方式，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攥紧人类思考的主动权。”评论称，“今天我们建设书香社会，

制度保障、资源增量提供了更便利的环境和条件，但唤醒每个人内在的阅读自觉，重拾深度阅读能力才是关键所在。”

换言之，在信息海量、碎片化的新语境中，需要重建深度阅读的能力。深度阅读是锻炼思维、充盈精神最有效的途径，是任何碎片化信息都无法替代的。近年来，著名出版家、作家、阅读学专家聂震宁先生通过《阅读力》

《创意阅读》等著述，大力提倡“阅读力”概念：阅读力是学习力、思想力、创新力的综合体现；阅读兴趣是内生的阅读驱动力，阅读习惯支撑阅读的持续性，最终形成包括理解、判断、联想、创新等为基础的阅读能力。其在《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刊文表示，从幼儿以及中小学阶段就应该有意识地引导孩子进行思辨阅读，让他们从小养成主动思考、善于思考的习惯，并通过阅读力提升学习力。他的核心观点是：强烈的阅读兴趣可以增强学习动力，良好的阅读习惯可以支撑学习毅力，阅读能力是学习能力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



■ 文史期刊

跟着游记重游亭台楼阁

《国家人文历史》2026年4月号，半月刊



“亭台楼阁”本是中国传统建筑之中的点睛之笔，亭是开放的小型休息处，台是登高平台，楼是高大的多层建筑，阁是四面开窗的观景小楼。其功能与造型上的差异，在古代文学中已有体现：欧阳修《醉翁亭记》中“有亭翼然而临于泉上者”，“翼然”中见闲适；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在登高望远中葳蕤独立；范仲淹《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是视野开阔的俯仰天地；王勃《滕王阁序》“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阁本身已然成景。正是在无数诗词歌赋、书画作品反复吟咏和描绘中，亭台楼阁俨然成了传统文艺中的“点睛之笔”。最新一期《国家人文历史》杂志通过梳理古代亭台楼阁的游记名篇，带领读者感受古人蕴藏在其中的情感与哲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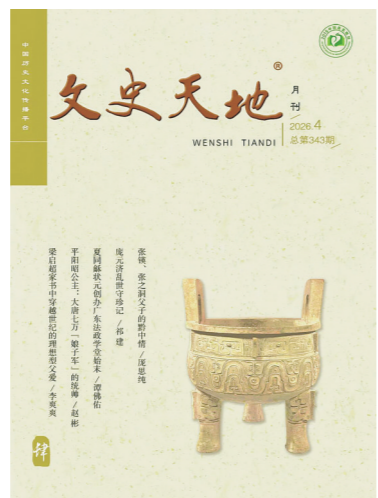
登高远眺，绕不开“江南三大名楼”：滕王阁、黄鹤楼、岳阳楼；而名楼之名，绕不开文人之文。王勃的《滕王阁序》，让赣江滨的一座楼阁屹立于文学史之巅。“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将登高所见转化为文字画卷，“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将阁楼的物理之高擢升为精神之高；长江边上的黄鹤楼，雄踞武昌蛇山黄鹤矶，俯瞰长江天堑，其位置天然带有凌空出世、俯瞰尘寰的视觉隔离感。其“超然物外”的文化形象，则是由一个个传说和一篇篇诗文接力完成的：史书记载仙人安期乘鹤过此，后世衍生出贺铸、吕洞宾等跨时代仙话。这些传说将楼宇与羽化登仙、超越凡俗绑定，奠定了“脱离尘世”的原始意象；唐代诗人崔颢的一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使得黄鹤楼的缥缈意象深入人心；又有“诗仙”李白游黄鹤楼感怀崔颢诗后，发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叹，此举进一步固化黄鹤楼作为诗歌圣殿与精神高地的地位，暗示其意境已超越寻常才情可及；八百里洞庭湖畔，身处人生低谷的范仲淹在岳阳楼上笔力万钧：一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将个人荣辱升华为对天下命运的思考，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岳阳楼建立起士大夫的精神丰碑。

亭台记游，是文人向内求索的心声低语。正如杂志所勾勒的，韩愈由燕喜亭之兴建引出“佳山水能仁智品性”之论，将满理想投射于岭南山水；在黄州小竹楼，王禹偁凭“八年三黜”的坎坷，书写出“不以物伤性”的淡定与洒脱；欧阳修醉翁亭，看似“放弃治疗”以诗酒自娱，实则在“与民同乐”中实现了自我救赎；曾在《拟岘台记》中摒弃陈腐典故，强调官民同乐才是胜景之魂。同样在黄州，快哉亭则见证了苏轼兄弟的精神对话；苏轼登超然台，用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将是非荣辱化作对人间至情的守望。

“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章留。”这是人文景观与自然造化间最深沉的联系：天地间的无限景致，由亭台楼阁收束成可触可感的人间风貌，再由笔墨辞章锚定为文脉长河的坐标点。古代文人的笔下，亭台楼阁成为超越建筑实体的文化符号。

中国文学中的“陋室”

《文史天地》2026年4月号，月刊



在中国文学史上，关于建筑的书写大概有三股潮流：一是以宫苑楼台为对象的景观化书写，展现权力、财富与审美意趣；二是以亭台楼阁作哲思书写，赋予其历史兴亡与精神传承的深意；三是以“陋室”为代表的人格化书写，借简朴居所彰显士人风骨。最新一期《文史天地》杂志聚焦中国文学中的“陋室”书写传统。

所谓“陋室”书写传统，顾名思义源自唐代刘禹锡的名篇《陋室铭》。文章介绍了这篇名作的写作背景：刘禹锡当时因参与“永贞革新”失败而被贬到安徽和州，虎落平阳被犬欺，复遭小人刁难，三度迁居，居所越迁越陋，最终是只容一床一桌的斗室，遂愤而撰写此文并刻石立于门前。《陋室铭》一句“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以屋舍之陋反衬君子之洁，成为后世“陋室”书写共同的主题。

“陋室”书写必然要写到屋舍之陋。作者通过梳理，发现历代的“陋室”书写呈现出“诗简文繁”的特点，即诗作简约，文作繁复；最简的只有一个名词，如孟浩然《岁暮归南山》首句“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中的“敝”字；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的茅屋也没有被细写，整首诗仅仅提及屋顶用茅草做成。相反，文作对陋室之“陋”则详细铺陈：归有光《项脊轩志》开篇说“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写尽了陋室的小、老与漏。这间房舍不仅小，而且老，年久失修，所以严重漏雨，难以采光，每逢下雨天，到处漏水，以至于连一张小桌子都难以安放；民国大散文家梁

实秋更是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自己在抗战时期居所“雅舍”的简陋，不仅漏风漏雨漏音，还有鼠患与蚊扰。

就“陋室”书写“诗简文繁”的特点，作者的解释是，诗人的思维倾向于超越性和主观性，不愿意黏滞于物。而诗歌这种文体要求简洁、凝练，所以对陋室的诗歌书写往往点到为止，十分简约。相对而言，散文则观察细致、感受细微，对陋室的书写比较具体详细。但不论简繁，陋室主人能处陋不惊，不以为陋，反以为安，保持着乐观、豪迈乃至超逸的心志。究其原因，作者认为他们具有道家不为物拘的散人风度和儒家安贫乐道的君子风范。《论语》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的颜回，《孟子》中“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圣”杜甫，都是“陋室”书写的精神图腾。总之，人比室大——这是陋室书写中最宝贵的精神。

■ 读书期刊

从救勒川到洛阳城

《书屋》2026年4月号，月刊



刘和平是中国当代最具思想深度与艺术追求的历史剧编剧之一。不论是《雍正王朝》的“改革理想与权力代价的悖论”，《大明王朝1566》的“权力、信仰与良知的三角博弈”，还是《北平无战事》中“信仰撕裂与身份困境的现代悲剧”，他都以“慢工出细活”的创作哲学和“理解之同情”的史观，将历史题材提升至文学与哲学的高度。最新一期《书屋》杂志刊发刘和平先生的文章，谈及其创作电视剧《北斗南箕之歌》的前前后后。

《北斗南箕之歌》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背景，讲述他从救勒川到洛阳的经历，涵盖其推行汉化改革、迁都洛阳、整顿吏治、平定叛乱的一生。剧中不仅展现了拓跋宏作为帝王的政治抱负，更深刻刻画了其在民族融合、文化转型中的内心挣扎。换言之，有“北斗”和“南箕”之别的北方游牧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第一次大碰撞、大融合，在此大背景下，编创刘和平试图探求两个生活形态截然不同的族群、文化的碰撞融合之谜。

历史上，北方游牧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存在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剧名“北斗南箕”上，也体现在具体的文化气象上。作者认为，最能代表北方游牧民族文化气象的是《敕勒歌》，代表南方农耕民族文化气象的则是《江南可采莲》。“放牧唱江南”和“采莲江南”，直接反映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不同的生活形态。在刘和平笔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要做的，是将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融合为一种文化气象。由此确定了故事人物的三个立场：代表“北斗”的极力推行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融合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和冯太后；反对他们推行民族融合政策的鲜卑宗主勋臣；代表“南箕”高举华夏之辨旗帜而又内斗不休的南齐、南梁萧氏和王谢世家等。于是人物和故事张力，也包含在这三个立场的碰撞、融合之中。

作者在文章中介绍了他的“编辑思想”：现在较好的影视作品，多是赋予主人公超越常人的行动能力，或是表现其超越常人的行动意志，却忽略了塑造人物必须具备的文化成因，即“文化灵魂”。他认同斯宾格勒的观点：“文化灵魂作为一种文化的生存根基或基本象征，总是深深植根于每种文化形态的内在结构中，它并不是自我表达或自身实现，而是通过一种文化的深层经验，自然而然地派生出或流露出形形色色的文化语言或具体象征。”找到了文化灵魂，也就渐渐领悟到了形成这个灵魂的历史意志和历史精神。

“夜明珠”实为古代顶级天然珍珠的雅称

《读书》2026年4月号，月刊



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代，能照亮幽暗的夜明珠，无疑是宝贵而神秘的。故而夜明珠有诸如夜光珠、明月珠等多种美称。直至今日，人们依然对夜明珠的真实存在感到疑惑和好奇。古人眼中的夜明珠到底是什么？最新一期《读书》杂志刊发名物学者孟晖的文章，从文献梳理与名物考辨的角度予以了回答。

作者认为，古人对夜明珠的认知有两种流派：幻想派和现实派。幻想派根据夜明珠的名称，想象那是一种能在黑暗中自动发光且光照强烈的宝珠，古籍中常用“明如晓星”“光照一室”等形容其亮度；现实派则认为夜明珠主要是珍珠的一种，并非神秘发光物，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认为：“白昼晴朗，檐下看，有光一线闪烁不定，‘夜光’乃其美号，非真有昏夜放光之珠也。”这指的是顶级珍珠在逆光下反射的光泽。按照宋应星的说法，古人一再说到的明月珠、夜光珠，就是这类极品珍珠。

文章通过梳理宋应星《天工开物》的相关记载，从古人品鉴珍珠的角度提出了“夜明珠实为古代顶级天然珍珠的雅称”的观点。在没有人工养殖珍珠的古代，天然珍珠是随机生成，所以最终的成品各式各样。首先是形状不一，其次是小珠、碎珠居多，尺寸大的珠子较少，圆形的大珠就更少。总之，古人根据“大小”“形状”“色泽”来为珍珠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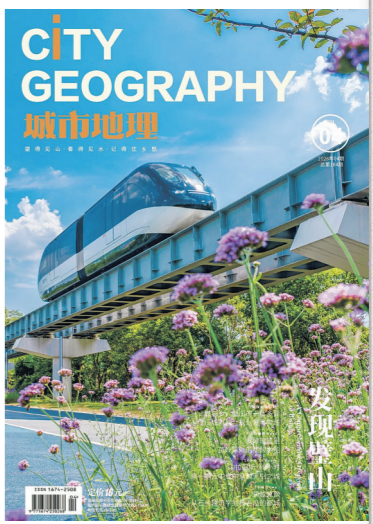
级，个大、正圆、能折射光的珍珠最为珍贵和稀缺。按照明代的标准，在阳光明亮的白天，把一颗直径超过十七毫米的圆珠置于阴影里，只要珠面上能够反射出一道光线，并且随着人转动珠子以及改变站立位置，那道光线会不断变化而且闪烁不定，那么这颗大珠便属于“夜光珠”。

文章还提到，现代人尝试以科学方式去认知夜明珠，从而形成了两种态度：一种是把各种能在特定条件下发光的天然矿石当作夜光珠，如某些种类的萤石；一种则认为夜明珠只是古人虚构出来的奇物，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 地理期刊

从“废弃厂房”到“蜀锦地标”

《城市地理》2026年4月号，月刊



最新一期《城市地理》杂志关注成都双流区的蜀锦文创园“锦SHOW”，称这里是从铁堆里长出的“柔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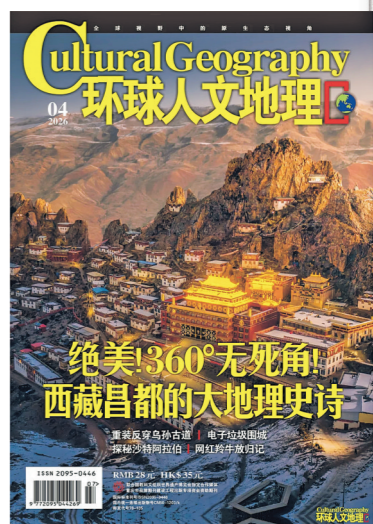
“锦SHOW”文创园，是在成都双流老工业遗址上，打造以蜀锦文化为核心的文创空间。文章首先回望了双流这片土地与蜀锦斩不断的关联：成都蜀锦是中国“四大名锦”之一，其起源能追溯到4000年前的古蜀大地；春秋战国时期，蜀锦经西南丝绸之路远销国外；西汉时，成都织锦业驰名天下，成都因此得名“锦官城”“锦城”；三国时，诸葛亮亲植桑树，把蜀锦当作蜀汉军事力量的后盾；作为蜀锦织造重镇，双流的织锦技艺在唐代达到高峰；元代史学家费著为自己的出生地双流，撰写了一本《蜀锦谱》。

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千年蜀锦面临技艺失传的危机，老工业遗址也正沦为城市发展的负资产。2026年春，位于双流、废弃30年的老棉厂化身蜀锦文创园“锦SHOW”，蜀锦展示馆并未把展品拘束在玻璃展柜中，而是以高度场景化的手法，规划了“巧夺天工”“浩若繁星”“前程似锦”三大核心展区。游客可以直观体验蜀锦从“一粒茧”到“一匹锦”的完整历程。这座总建筑面积超12万平方米的复合型文创空间，已从工业遗址蜕变为“双流城市会客厅、蜀锦非遗传承地”。

文章写道，从昔日破败不堪的废弃厂房到今日引流10万人次的文化地标，文创园探索的是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被人看见这一具体的问题。它证明真正的城市有机更新，不在于抹除过去的痕迹，而在于捕捉那根连接历史与未来的隐秘丝线。

走进“大地理史诗”的昌都

《环球人文地理》2026年4月号，月刊



最新一期《环球人文地理》杂志关注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脉褶皱深处的昌都。

文章用“大地理史诗”来描述昌都。昌都，藏语意为“两河汇合处”，这片土地恰是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条巨龙南下的起点。源自青藏高原腹地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在昌都境内转为近南北走向，以雷霆万钧之势并行奔流近两百公里。三江最窄处直线距离仅68公里，江水以千年之力，将大地切割出深达一两公里的V形峡谷，形成了“山上有原，原上有山”的绝世地貌。这不仅是地理学上的奇迹，更是一部活的地质教科书，诉说着板块碰撞与河流侵蚀的亿万年故事。

昌都因水而生，更因路而兴。历史上，它恰好处在川藏、滇藏两条茶马古道的十字路口，是名副其实的“藏东明珠”和万商汇聚的宝地。驮着茶叶、盐巴的马帮，与运送皮毛、药材的藏商在此相遇，汉、藏、羌等多民族的文化、语言与信仰也在此深度交融。今日，漫步在昌都的茶马广场，仿佛仍能听见穿越时空的悠悠驼铃，看见昔日商旅云集、炊烟袅袅的繁华图景。这条世界海拔最高的古代贸易通道，赋予了昌都不只是经济的繁荣，更是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

文章还介绍了进入昌都的方式。你可以乘飞机降落在海拔4334米的邦达机场，感受“云端天路”的震撼；也可以驾车沿G318、G317国道在怒江72拐等天险中穿行，体验心跳加速的壮阔。若想真正深入它的灵魂，则必须用双脚丈量——徒步深入他念他翁山脉，寻找那颗遗世独立的“揉错蓝”海子。在这里，每一道峡谷都回荡着历史的涛声，每一座雪山都封印着远古的秘密。